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五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

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宮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贊曰

保母義人 舍子救稱 赫赫周王 伯御是膺

孝公以立 臧氏是成 託孤不負 魯國之禎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官人皆傾觀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復不

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一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蠡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

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

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試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子瞽先識 執節有常 興於不顧 卒配成王
知商臣亂 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 以殺身盟

贊曰

子瞽不顧 義理弗忘 楚王遂立 陰道是章
蜂豺忍人 子上不滅 夫人同哲 先死亂邦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

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

晉圍質秦 配以懷嬴 圍將與逃 嬴不肯聽 亦不泄言 操心甚平 不告所從 無所阿傾

贊曰

晉圍欲歸 秦嬴不與 莫泄其謀 恐負厥義 善處夫婦 去留兩可 克綏其倫 彼此得所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一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

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况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

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旣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越姬執禮
終獨死節 群臣嘉美 維斯兩姬 其德不比

贊曰

雲夢之望 蔡姬輕許 救陳之後 越姬義死

先規莊王 淫樂改只 毋信子仁 惠王終與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大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蓋將之妻 據節銳情 戎既滅蓋 丘子獨生

妻耻不死 陳設五榮 爲夫先死 卒遺顯名

贊曰

臣分於君 義當借死 自殺不終 妻詬其止
由義至賢 素聞詡詡 一亡感戎 無疆著史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毋耶曰是也毋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

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毋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號婦為義 齊兵遂止

贊曰

魯野之婦 軍及棄子 公義抱姪 齊將明只

按兵止伐 齊君乃許 東帛之賜 國家賴矣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

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

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

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

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

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

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

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

呼天自殺於磨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

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

惟趙襄子 代夫人弟 襲滅代王 迎取其姊

姊引義理 稱說節禮 不歸不怨 遂留野死

贊曰

襄子弗仁 誘殺代王 姊不義迎 磨笄自戕

代地趙王 夫人寧亡 善處骨肉 一道亦滅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

義繼信誠 公正知禮 親假有罪 相讓不已
吏不能決 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 卒免二子

贊曰

對所欲殺 割所甚愛 後母前子 不忍相害
齊王盡赦 仁哉天蓋 愷悌有詩 萬世永載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食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牧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無二 歸而相知 耻夫無義 遂東赴河

贊曰

採桑之婦 豈見金夫 意志兩言 足知弗污
投河自耻 孝義不悖 秋胡之心 夷然罔愧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
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隣人恐主父覺其淫者
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
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
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
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
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
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
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
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
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
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
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
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
謂忠妾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
云無言不疇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

周主忠妾 慈惠有序 主妻淫僻 藥酒毒主
使妾奉進 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 終蒙其福

贊曰

夫婦倫變 毒酒以瀕 媵妾兩全 主父終知
殺妻貴婢 死以禮辭 仁厚之名 君子歸斯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

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大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人伏鷄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

秦既滅魏 購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為利違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遺

贊曰

秦破魏國 金求道誅 乳母公子 深澤逃之
敵軍追遇 射矢俱斃 禮葬寵兄 一節萬世

梁節姑姑

梁節姑姑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
火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
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
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
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
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姑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
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梁節姑姑 據義執理 子姪同內 火大發
欲出其姪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已

贊曰

誰謂兄子 厚與子同 取之於火 偶不得兄
梁婦畏義 難明至公 終赴火死 節潔可隆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
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
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
歲好而取之置之毋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
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

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毋
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
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
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
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
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効兒兒誠不
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
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
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
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
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
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効不能就一字關候
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
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旣去
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
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
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珠崖夫人 甚有母恩 假繼相讓 維女亦賢
納珠於關 各有伏愆 二義如此 爲世所傳

贊曰

關法重珠 二義爭死 鏡奩之置 誰克明只
吏感廢効 寧坐以此 弃珠遣去 慈孝世美

邵陽友娣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
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
宗建獨坐死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
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
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
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
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
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
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讎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
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
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
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緘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

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夫
讐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

季兒樹義 夫殺其兄 欲復兄讎 義不可行
不留不去 遂以自殃 馮翊表墓 嘉其義明

贊曰

季宗之讐 友娣初昧 既知延壽 義難與慙
告女不留 緘經無悔 有光邵陽 馮翊表代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讐人欲
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
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

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
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
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
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
讐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讐人
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
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
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 夫讐劫父 要女間之 不敢不許
期處既成 乃易其所 殺身成仁 義冠天下
贊曰

父夫之間 事機難處 曰孝曰義 以身當死
東首一卧 全夫生爾 讐家亦感 成仁爲美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五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

辯通傳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
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
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
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
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
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毋老老
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
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
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

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
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
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
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
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
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
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
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
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相齊國以
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甯戚

命管迎之

甯稱白水

管仲憂疑

妾進問焉

爲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贊曰

妾媵四母

默啓賢隆

白水有章

管仲靡通

公異甯戚

天誘其衷

相齊以治

伊誰之功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
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
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
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
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
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

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毋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紉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毋之布因賜金千鎰毋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毋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毋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毋動心 旣歸家處 亡布八尋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毋金布

贊曰

宮中之盜 江乙見紉 其毋亡布 令尹咎執
徵諸叔敖 政良盜息 無人危言 辭金千鎰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

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
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
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
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
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
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
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
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
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
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
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
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公怒弓工 將加以刑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列其勞苦 公遂釋之

贊曰

弓工之妻 救夫之死 陳古三仁 俾良心啓
四妙之勞 辭罪有以 射道進公 賜金旣處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
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
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

加罪焉。靖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孽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槐之故，殺靖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景公愛槐 民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惶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為言 遂免父殃

贊曰

公有愛樹 傷者加罪 其女告相 曲先直謂
宋君慈民 請雨天對 拔木廢法 免父罔熟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
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
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
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
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
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辯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寃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贊曰

昭氏辯妻 大夫罔肆 折軸之偶 路狹有自
以理拒侮 辭正且是 既慚復越 從鄭何故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響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風
子貢三反 女辭辯深 子曰達情 知禮不淫

贊曰

觴琴絺綌 賜三爲辭 處女屢酬 儀言兼思
達情知禮 孔子稱之 因志觀風 載徵諸詩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

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

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媯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

趙簡渡河 津吏醉荒 將欲加誅 女媯恐惶
操檝進說 父得不喪 維久難蔽 終遂發揚

贊曰

津吏祝釐 爲君乘險 不有女媯 孰明忠掩
持檝願備 二王是闡 立爲夫人 協夢匪鮮

趙佛盼母

趙佛盼母者趙之中牟宰佛盼之母也佛盼以中牟

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盼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

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盼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盼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盼既叛 其母任理 將就于論 自言襄子 陳列毋職 子長在君 襄子說之 遂釋不論

贊曰

中牟誠叛 論及其母 母有理辨 君何仕撫 暴臣在君 匪母之所 襄子行德 心寫君子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昵附王者薦牀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

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
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
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
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
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
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
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
之伯竒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踐妾既當
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都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
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
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
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

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情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距強秦

贊曰

去讒被讒 進賢疑賢 虞姬不幸 幾陷難焉
威王善察 聽言白寃 破胡既烹 齊治克堪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
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

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于萬乘之主亦有何竒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

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䟽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塩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

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鹽之女 干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亂煩
宣王從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鹽君

贊曰

女非醜賤 乃貴安國 不弃不售 短褐拂拭
詳陳三殆 宣王嘆息 改德拜后 弘資乃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

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

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竒女也惜

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

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

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

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

以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

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

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

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

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

自止王太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
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
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
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
茅茨不剪采掾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
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
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廢時也
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
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
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
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
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
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
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
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為變常
王召與語 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贊曰

有女採桑 不可瘤鄙 弗觀閔王 禮闕寧死
奇聖兩稱 諸宮笑只 對以仁義 化威賴此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
毋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

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橈墮椽橈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橈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

齊逐孤女 造襄王門 女雖五逐 王猶見焉
談國之政 亦甚有文 與語三日 遂配相君

贊曰

孤逐之女 願當齊王 左右間之 識而靡忘
三日與語 相道益昌 尊事配賢 用人有光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

遊五百里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墻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墻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

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壤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濶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饑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

謂也
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

頌曰

楚處莊姪 雖爲女童 以幟見王 陳國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贊曰

楚原旣逐 國殆可知 鄰間淫樂 奸謀發兮

緹幟一舉 謁戒龍魚 五患悟君 女童莫希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

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入 終沒後言

贊曰

會績以燭 徐吾寔貧 李吾較之 餘光愛明

損益兩辯 妾役事并 善哉其辭 與夜載循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

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則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贊曰

父罪當刑 五女有救 緹縈上書 願贖以奏
天子憐詔 德教少牖 肉典始革 漢令罔咎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
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
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
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
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
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韉其頭而飲
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龍逢進諫
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
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
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

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
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
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未喜配桀 維亂驕揚 桀旣無道 又重其荒
姦軌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爲商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
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
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
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
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目群女咸獲所欲

積糟爲丘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
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
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今有罪者行其上輒墮
炭中妲己乃笑比于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
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
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
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
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
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

姒已配紂 惑亂是修 紂既無道 又重相謬
指笑炮灸 諫士劓囚 遂敗牧野 反商爲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伺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漿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漿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玄蜃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檠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

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戈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湏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

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寔生褒姒 興配幽王 廢后太子
舉烽致兵 笑寇不至 申侯伐周 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旣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以壽爲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旣死朔遂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旣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

六 及女傳卷七
四
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耻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配魯桓公

與俱歸齊

齊襄淫通

俾厥彭生

摧幹拉脅

維女爲亂

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莊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齋襲弒閔公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醜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 延及二叔 驕妬縱橫
慶父是依 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 醜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夷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晉獻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說妾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弒成此皆爲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奈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

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恩忍之况國人乎弒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亂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爲權
果弒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鄢陵

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
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
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
逐之喬如奔齊魯逐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
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
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
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
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

頌曰

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繆姜淫泆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
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
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
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
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
之不待幽間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

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國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亂巫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
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

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佐遂奔莒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亂失 淫於慶尅 鮑牽是疾
譖愬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喪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聞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于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元君之廣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

侍臣不敢聞命公踰墻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
遂弒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
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疆及
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
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
偃爭而不與成與疆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
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
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
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及於此吾
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
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崔氏
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
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
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
害本寔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

齊東郭姜 崔杼之妻 惑亂莊公 毋咎是依
禍及明成 爭邑相殺 父母無聊 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
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
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奔宋
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
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

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悝於厠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蒯聵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

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頰若苕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纍然也反目

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
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
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開之兌因圍
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
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
雀鷲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

吳女荇頰 神寤趙靈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廢后興戎 子何是成 生閉沙丘 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爲春申君舍人乃取
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因間謂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
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
貢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又多
失禮於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
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
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嬖妾賴天有
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
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
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
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

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后有考烈
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
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
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
盜言孔甘亂時用燄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爲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
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
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
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
爲太子倡后旣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旣嬖幸於王陰
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
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
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
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
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
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
趙遂滅爲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

趙悼倡后 貪叨無足 隳廢后適 執詐不慙
淫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 身死滅國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赧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入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鸚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鸚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鸚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旣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旣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趙楚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

王孫氏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

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毋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大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

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爲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清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已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上也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挽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弑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網鞞黃金塗為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弑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為

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肆於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

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

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侯王商為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遘咎也

班婕妤

班婕妤好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䟽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旣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艷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妣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祐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一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

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供養
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
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
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絲兮純素聲神眇眇兮密靚
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
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
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祿衣白
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
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
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
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
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姊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
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
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爲成
陽侯有頃立飛燕爲皇后其弟爲昭儀飛燕爲后而
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
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璧

玉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妬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以手自擣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爾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爲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

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
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
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
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
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
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
趨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
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
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
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
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
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鬢彼兩髦實惟我儀
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
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
之衆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
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
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
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
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為更
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
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

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釐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

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瘵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官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羗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麗䟽反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窓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頌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劔者上以馬駕鼓車劔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間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已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當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

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今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先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異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其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褊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異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

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旣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絰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蚕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

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媿

梁夫人媿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媵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媿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恚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寃死年獄體骨不掩

耳今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里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黜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我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帝紀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應對上泣涕賞賜義姊媿既美有節行又首追比事上甚善之稱梁夫人擢媿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喪乃改殯於承光宮葬為陵追謚竦為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乃封侯食邑三千戶

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媿還
母萬里爲家門興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
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
也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終

後跋

予思士自殷名貴惟古善而皇甫謐茲傳之叙以時
病之深有見於秦漢者之不克封養也然人麗不繁
仰無廸屢起於被衣訖於焦先五嶽山人咸讚之少
一讀焉既而不見其書後皇甫華陽山人以弟少玄
子續傳成乃仍其先編采之而不用五嶽山人之讚
蓋續傳甫成而少玄子不遑暇也今華陽百泉理山
文采競耀端有望於續讚云

黃魯曾

劉向古列女傳後叙

昔在西漢之季人主頗忘鸞鶴之辨昧綠衣
之譏以微賤而匹至尊以嘉耦而從棄置昭
陽恣驕妬之習增成懷怨抑之悲其一時之
事莫不感動乎君子之心也由是劉更生
誣兼宗屬之親獨探至理之要乃於古賢
妃貞婦能興國宜家者博采其旁達之
行廣搜其可顯之則列為多篇用陳于上
欲其理陰陽而盡相成之道正家人而隆万
化之基義雖專于諷若教寔彰于師氏

豈惟當代已然之鑒抑亦萬世必法之模
蓋古者女誠具有成書注典既遠後賢罕
述僅賴茲編載存懿範觀其首以母儀訖
于辨通賢明仁智之卷陳貞順節義之備
在信矣夫宜人習其書家誦其辭者也慨
自垂象倍靡知尚用是以棄莫之省錄中南
黃先生訪求善本益之質翼且欲刺梓以惠
四方適我家君雅符志尚遂為釐校殺僞
就刊可用傳遠竊惟斯傳之作因以垂內則
于方來寔以耀潛光于既注蓋女子之為教
也行心不離閨闈服勤不踰中饋此恒道也
而又能建刑于之節擅卓異之名摯別之行
孚格鬼神莊靜之志昭回日月言可為律動
可為度俾見聞得所感興醜風為之默化則
與澤被生民之流並其功而尤難眩彼隨世
無聞之士望其塵而莫逮斯亦殊絕矣而
不有叙述以輝彤管孰能昭之無窮貽之不
朽者哉嗣後史家多志列女然而獨能留意
于士夫未暇致詳于女子非體裁之不侔則
羅取之未盡雜出釋官之記不與金匱之

藏思欲旁求兼考類為一書用補史氏之遺
續之斯傳之末予以表貞泚之節申幽深之
情斯亦賢者之用心述作之盛事也悵心力之
未及時舒卷以興懷尚藉明達偕成厥志
云爾嘉靖壬子冬吳郡後學朱行謹譔

